

---

## 《编辑杂谈》

我接到该会会报第四号后，才下了决心参加例会。以前出的每期会报我都接到了，成员大都是我认识的，所以对该会我原来就有一种很亲切的感情。况且该会一个月只召开一次例会，也对我很方便。过去我之所以犹豫没参加，主要原因是某女士对我讲过的一句话。那是去年夏天，在乘汽车去信州的路上，她邀我参加时说，例会是星期六过午开始，讨论很热烈，常常到晚上八、九点还没完。不过，有事的话，中途退出也好。而我总觉得，如果参加的话，中途退出总是不大合适。就这样，直到了秋末我才断然决定，豁出去了……可我参加了一次，不但没有中途退出，而且是八点九点也不管，一直坚持到底了。例会时而热烈讨论，时而交换情报，时而随便杂谈。不管谈什么，我都喜欢听，不管怎么谈，我都愿意参加。我觉得这是一种享受。我希望暂时舒舒服服地享乐这么新鲜的气息，愉快的交流。可是突然出现汇报编辑的事，又突然被任命为第5号编辑。而且该会规定，编辑用中文写〈编辑杂感〉。啊……，这是我的第一篇中文杂感，内容真是「杂」的「感」，请大家指正。

这一期，距出版上一期还不到一年，但是内容方面仍比较多彩，来稿者的地处不一，范围较大。金泽下出投来长篇论文，鹿儿岛青谷寄来了有关冯骥才的资料，还有我们欢迎濑户从长崎寄来他在本刊上第一篇文章。希望本刊更多地能给全国广大研究者提供一个小小的讨论天地，能对当代文学研究做出一点点贡献。

这一期，还有一个新栏目。就是〈中国文艺家安魂曲〉。列出上一年逝世的文艺家名单。既是为了纪念他们，也是为研究者供参考。现在1988年已过了一半多了。又有一些著名的文艺家已离开人间了。陈企霞、叶圣陶、沈从文……还有前些日子我们也听到了萧军逝世的消息。老早就知道他同疾病做斗争的消息，还没来得及寄一封慰问信，他却于世长辞了。三年前，他虽然已是七十八岁高龄，但仍很健康，带着女儿萧耘一起来过日本。他“喜欢吃荞麦面”。他说话时常常用四字成语并喜欢引用古典，对我来说很难理解。81年在哈尔滨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，他曾不解地问我：“萧耘的话你都听得懂，为什么我的话听不懂？”豪快的、天真的老爷爷，我们永远忘不了您。请安息吧！

（平）